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试析混合战争基本构成

■许三飞

引言

进入21世纪，国家间战略角逐的空间已经延伸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领域，为此，必须以全新视野观察和认知战争。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强国的混合战争理论强调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等国家战略资源和战略工具聚合发力，既包含有传统总体战思想，又带有较强的时代性，值得认真研究。

政治战是混合战争的本质呈现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混合战争中的政治战，主要表现为从政治战略上综合运用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司法等资源，以达成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目标国的政治体制和战略决策。众所周知，战争从来都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混合战争中，竞争或对抗双方为了在最小风险下更好地实现其政治目的，往往会优先选择除传统战争外的其他一切手段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打政治战，美国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其更倾向于直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直到近些年来，美国学界开始反思认为美国在现代战争方面存在根本性缺陷，应改变过于依赖“军事战争”的传统做法，积极调整与形形色色的国家和非国家对手竞争，必须发展一流的政治战能力，建议吸收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建设经验，积极打造国家政治战中心，重点加强非常规军事行动能力、远征外行动能力和隐蔽政治行动能力，以挽回正在丧失的政治威信与国际地位。近几年美国不但重视政治战，而且把政治战扩展至更多领域，甚至超越平时和战时界限，呈现将政治战极化的趋势。

外交战是混合战争的重要载体

打仗既需借力更要积势。混合战争中的外交战，主要表现为通过运用包括外交资源和手段在内的综合国力，在外交层面向目标国施加压力甚至是进行外交封锁制裁，进而削弱目标国外交资源、外交活力和外交影响力，迫使目标国在己方划定的规则下结“城下之盟”。混合战争中，外交战虽然在明面上是“文战”，但也有刀光剑影，有些通过军事手段得不到的东西，不排除通过外交战能够达到。譬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利用其综合实力和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国际地位，通过控制联合国等全球和地区国际组织推行强权外交，对一些国家在外交层面频频发难，以维持美国霸权和战略利益。近年来美国为了遏制俄罗斯，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挑起多轮斗争，不断指责俄罗斯干涉选举，侵犯俄反对派人权、压制俄罗斯人的自由民主，还从事颠覆、分裂、破坏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和价值观活动等。美国藉此联合盟友多次驱逐俄外交官，运用长臂管辖制裁俄罗斯实体和官员，对俄罗斯步步紧逼。但是随着美国国力衰落，其“谎言外交”“恐吓外交”“孤立外交”“打压外交”“制裁外交”等已经极大透支美国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地位，通过控制联合国等全球和地区国际组织推行强权外交，对一些国家在外交层面频频发难，以维持美国霸权和战略利益。近年来美国为了遏制俄罗斯，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挑起多轮斗争，不断指责俄罗斯干涉选举，侵犯俄反对派人权、压制俄罗斯人的自由民主，还从事颠覆、分裂、破坏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和价值观活动等。美国藉此联合盟友多次驱逐俄外交官，运用长臂管辖制裁俄罗斯实体和官员，对俄罗斯步步紧逼。但是随着美国国力衰落，其“谎言外交”“恐吓外交”“孤立外交”“打压外交”“制裁外交”等已经极大透支美国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舆论战是混合战争的主要途径

舆论关乎战争胜败。混合战争中的舆论战，主要表现为控制、操纵、利用各种舆论工具，以被策划包装的信息为武器，进行的旨在压制对手、赢得公众的认知领域较量。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通过传统战争攻城略地的野蛮杀戮和震慑驯服的策略已无法真正实现战略目标，只有赢得观念上认同，才能达成持久战果。混合战争重在改变观念、争夺人心，更加重视精神和意志的征服，借助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舆论战得以冲破对手的封锁限制，更容易在目标国内部“兴风作浪”。美国历来善于处心积虑地利用其在全球舆论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大肆进行没有硝烟的信息战、舆论战、心理战。在对外战争中，美国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蒙蔽大众或鼓舞士气以赢得舆论支持，专门成立新闻宣传机构，以控制舆论导向，散布虚假信息以及管控各种媒体。传播系统则涵盖几乎所有与美国有关的烟枪、传统与非传统媒体。在“美式话术”操作下，编造荒唐的剧本，编织荒诞的叙事，荒唐的结论，刻画己方正面形象，同时妖魔化目标国及其领导人等，洗衣粉都能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都能提前不久通过预设对美国有利的评价立场、制订对美国有利的评价标准等伎俩，竟然将疫情应对漏洞百出、

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美国评为“全球抗疫表现最佳”的国家。美国就是这样不择手段操弄舆论，用“美式话术”蓄意欺瞒世人，从而维持霸权、粉饰形象。

经济战是混合战争的关键手段

打仗就是在打经济。混合战争中的经济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削弱目标国经济基础，迟滞其经济发展，打击其经济补给；保护己方经济，加速战争动员和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军队的物资供应，其根本目的是给目标国造成经济恐慌，动摇其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使其经济陷于崩溃，以便战而胜之或不战而胜。混合战争中，国与国之间的争斗，如果不是到了图穷匕见的程度，经济战就是达到削弱甚至拖垮对手目的的上上之选。对美国来说，经济战并不是新鲜事情。19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后，就从未停止过和他国进行贸易战或者经济战。整个冷战期间，美苏表面上看是军备竞赛，但实质上表现为经济战。近些年来，在“美国优先”的语境下，美国对全球有可能挑战其霸主地位的经济体都曾进行过经济战，与主要经济体在高科技领域、国际贸易领域、货币金融领域以及能源、资源等方面展开全面竞争，不论是其竞争对手，还是其所称盟友。美国实施经济战虽然主要表现在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但又不仅限于此。在“美军”的剃刀下掠夺“美元”始终是美国经济战的重要选项。

颠覆战是混合战争的特殊形态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混合战争中的颠覆战，主要表现为通过预先在目标国境内扶持反对派，时机成熟时提供人员训练、武器装备与作战指导，建立准军事化的“第五纵队”，并通过抹黑丑化目标国执政当局特别是其军队和安全部门，逼迫其自我功能解构，从而推翻执政当局，摧毁现行制度，控制国家政权与经济命脉，必要用以维持和行动的名义占领其领土。颜色革命是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政策的延伸，是颠覆战的典型形式。国外媒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设有秘密行动组，专门负责在目标国建立“第五纵队”，通过信息舆论欺骗、政治经济操纵、特种军事行动等来实现有利于美国的政权更迭。这时，同美国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经济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对反对派进行物质支持的同时，协助在目标国制造经济问题、社会问

题和政治问题，加速激化社会矛盾。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都曾深受其害，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曾借助俄罗斯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危机在俄煽动多次具有颜色革命性质的“街头政治”运动。但俄罗斯及时反应并对美国等进行了强力反制。颠覆战着眼于内而外的瓦解，手法更加隐蔽、经济和高效率，投入少、风险小、收益大，已成为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重要选择。

军事战是混合战争的基本依托

军事是战争的最后手段。混合战争中的军事战，主要表现为通过对军事力量的多样化非战争运用，为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等非军事手段提供战略支撑，必要时通过直接军事行动加速战争目的实现。传统战争的重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对抗的主力是正规军事力量，而非混合战争很大程度上是非军事手段的综合对抗，正规军事力量通常只起辅助性作用。只有在不使用正规军事力量不足以完成终极任务的情况下才投入，主要作用是通过展示干涉决心或直接进行武装干涉支持“第五纵队”。这类公开的军事行动往往打着保护平民等旗号，披着所谓合法的外衣介入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混合战争虽然强调综合运用非军事手段，但并不意味着军事手段被弱化，相反更加注重情报战、特种战、威慑战等手段应用。近年来，面临战争形态混合化、作战对手多元化等诸多现实挑战，美军认为正规战与非正规战的混合作战将是未来战争的基本特征，不断强化由传统任务部队向具备全频谱行动优势的多能任务部队转型，试图建立能够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混合军队”。作为全球存在的军事力量，通过军事存在、军事演习、武力威慑、武力干涉等军事行动给混合战争行动站台。美军多次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举行多国联合军演，形成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强化对俄罗斯战略威慑和胁迫。俄罗斯媒体曾被披露美军进行了秘密代号为“特洛伊木马”的新军事行动准则和战略，本质上就是为了打破目标国局势稳定，值得世人高度警惕。



《混合战争理论缘何而生》 延伸阅读：张 勇

群策集

作战筹划是指人员作作战全局的宏观谋划和整体设计，是作战指挥活动最为关键、复杂的环节。厘清其在辩证关系，对于提高作战筹划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厘清作战筹划辩证关系

董 伟 杜双飞

筹划分工：首长决断与参谋协作。指挥员决断是聚焦作战目的、消除认知偏差、推动筹划进程，对筹划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是后者得以高效实施的根本保证；参谋协作则是顺应现代战争筹划强度增大、专业分工精细、决策周期压缩等特点的必然要求，为前者作出正确决策提供知识与技术支持。两者相互依赖、互为支撑，不可偏废。厘清两者关系，对构建良性互动筹划环境至关重要。在筹划分工上，指挥员应侧重于在充分认知、理解作战环境的前提下，突出对全局的宏观思维谋划；参谋人员则侧重于以计算为支撑的具体化活动，即通过作战计划制定流程，将概念结果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在定下决策上，指挥员既要积极兼听，充分发扬民主，又要两相权衡，理性对比分析，择其善者而定之。参谋人员既要大胆建议，使指挥员决策更加合理，又要创新执行，督导部队实现决策意图。

筹划定位：突出重点与关照全局。作战筹划的定位应聚焦重点、放眼全局，掌控重点是核心，关照全局是统领。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指挥员进行作战筹划既要围绕打击要敌、节点等重点展开，更要从作战全局出发，把握重点打击与达成作战目的的关系，以迅速有效达成作战目的为目标统筹设计作战行动。厘清两者关系，对作战目标和行动的选择至关重要。把握掌控重点与关照全局的关系，首先应突出作战筹划重点。联合作战中，信息攻防、精确打击、体系对抗等重点行动都是直接达成作战目的的关键性作战行动，突出关键性作战行动筹划，更易于快速直接达成作战目的。其次，应筹划协调主要行动关系，发挥作战行动整体效能。再次，选择和拟定战法，应从维护作战全局利益出发，与作战目的保持高度一致，时刻关照作战全局。

筹划逻辑：合理假设与严谨求证。全面、准确认识战场客观实际是作战筹划的前提。然而，“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现代战争信息域的对抗更为激烈，作战双方极力隐匿，使对方难以把握作战全局。因此，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指挥员既要合理假设，弥补认知不足，又要严谨求证，持续评估假设的合理性。厘清两者关系，对有效分析判断情况至关重要。合理假设关键在于满足三个要件：合乎逻辑，即对敌兵力部署、行动、意图的推测要符合对方作战理论、作战条令和作战惯例等；切合实际，即假设必须是建立在指挥员实时掌握战场态势基础上，综合运用归纳、类比、移植等方法而提出的；必不可少，即指挥员应慎用假设，其使用时机必须是解决关乎筹划活动能否持续进行的问题。严谨求证关键在于做好两个环节：搜集信息，指挥员应在突出强调侦察力量重点搜集、评估修正，尽快印证或否定假设，完善调整方案。

筹划理念：精确思维与模糊思维。精确作战是武器信息化和战场透明化综合作用的产物，加之现代战争目的有限性、协同复杂性和武器高毁伤性等特点，要求人们必须运用精确思维筹划作战。但战争活动固有的不确定性，又使精确思维的作用领域具有局限性。因此，依靠经验、直觉的模糊思维同样必不可少。厘清两者关系，对形成作战筹划最佳思维模式至关重要。精确思维重在“获知”，使作战筹划符合规律性和科学性。要运用精确思维对客体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使指挥员从“度”与“量”的对比中，准确认识客体的状态和趋势。模糊思维重在“顿悟”，使作战筹划充满创造性和艺术性。要运用模糊思维对无法量化的要素进行定性分析，防止追求绝对精确，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将“活仗打成死仗”。

筹划布势：正兵布势与奇兵制胜。所谓“正兵”泛指用常规战法吸引和牵制敌人，所谓“奇兵”泛指采取非常规的战法出奇制胜。有“正”无“奇”，作战布局在对对手预料范围之内，容易陷入被动；有“奇”无“正”，一旦遭遇风险，没有后盾支撑，必定遭遇失败。厘清两者关系，把握正兵布势与奇兵制胜的关系，首先应立足常规打基础，息常规常规战法运用，就是搭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作战筹划应立足常规用兵，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充分把握战机，创造出精奇制胜的效果。其次，应与时俱进，出奇制胜。其次，应用与创新结合，新装备、新力量、新理论，创造出奇的效果，形成奇正互补聚合力。

步兵融入联合作战的“六种能力”

■许东北

谈兵论道

联合作战是由诸军兵种、多作战单元、各作战要素联结形成的具有倍增效应的体系作战。步兵作为联合作战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面向联合、聚合体系、立足实战、积极探索并准确定位步兵融入联合的作战任务、能力需求和融入方式，校准融入目标和方向，把握问题基点，从而使步兵在联合作战战场上释放更大潜能。具体说来，步兵融入联合作战通常需要具备以下“六种能力”。

指挥嵌入能力。步兵融入联合作战，不仅要增强与其他军兵种力量组合在一起的“形联”，更重要的是实现“神联”，包括作战理念融入、作战指挥融入、作战行动融入和作战保障融入等。其中，指挥融入是前提也是根本，只有将步兵指挥无缝连接到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之中，才能真正与诸军兵种融为一体。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指挥嵌入能力。即能够与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实现指挥信息系统共通、战术数据链互联、战场态势共享；能够参与上级联合情报侦察，实现战场感知实时，情报处理智能，分发传递快捷；能够与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各种力量实现集智

决策、联动作业；能够与参战各军兵种实现多域联合、自主协同；能够与联合行动有关的作战力量准确协调控制行动，同步遂行作战任务，及时响应作战需求等。

多域突击能力。信息时代，陆战武器快速向飞行化、远程化、小型化、无人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低空战场、超低空战场与地面地下战场共同成为陆军争雄的舞台。有西方军事专家认为：“未来陆战，将更多在空中与敌博弈，天上与敌厮杀，纵深与敌较量。”而步兵是陆战刀锋，在联合作战体系中担负机动攻防、登陸突破、机降突击、要地夺控等任务，应当具备地上、地下、近海、低空或超低空等多域突击能力。即具备在多种复杂环境条件下实施快速部署、持续作战、目标引导、精确打击、攻坚突破的能力；具备在近距离上与强敌实施正面对战，对敌发起突然袭击，顶在一线、冲锋在前的能力；具备昼夜连续实施大范围地面突击、高强度地下清剿、多地段抢滩登陸、全纵深空中突贯的能力；具备搭载其他输送工具实施纵深机降突袭和目标破袭的能力等。

占领控制能力。占领控制是战役战斗胜利的表征，而步兵是实现陆战控制权的基础力量，也是占领控制某一地域和目标的基本力量。应当具备很强的地域控制、跨域控要、地面防卫、维持稳定和对抗实施反击的能力。即能

够适应多域作战需要，具备在山地、高原、高寒、丛林、通道、城镇等复杂地形环境实施控制已占地域或目标的能力；能够与其他军兵种形成一体化的防卫部署，具备防卫机场、港口、交通枢纽、指挥机构等不同类型目标的能力；能够与上级火力有机衔接，实施一体化火力打击行动，具备抗击来自地面、地下、海上、低空或超低空领域袭扰破坏之敌的能力。

无人与反无人作战能力。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无人智能化作战逐渐成为未来作战的主要样式。在联合作战体系内，尽管打击空中目标、夺取制空权是空军与防空兵的主要任务，但2020年爆发的亚阿纳库地区冲突、阿塞拜疆使用无人机对亚美尼亚装甲目标实施“点穴”式打击的战例告诉世人，步兵必须具备一定的无人与反无人作战能力。应具备使用无人作战力量实施侦察探测、通信中继、布设与扫残破障、目标指示、火力打击、攻击袭扰、前运后送的能力；应积极研制列装基于激光、电磁、雷达等技术的便携式反无人机武器，具备获取来袭无人目标情报信息，并实施火力拦截、导航诱骗、控制捕获、激光跟踪与攻击的能力等。

投送塑势能力。步兵是陆军实施全域机动作战的重要力量，参与塑造

有利战场态势是其重要任务之一，应具备较强的投送塑势能力。即具备在联合指挥机构指挥下，即时反应、立体投送，快速到位，形成压倒性优势的能力；具备适应各种复杂地形环境，跨域机动，宣示军事存在，赢得军事演习和军事竞赛的能力；能够通过调整军事部署，参加跨国联合军演，实施中小规模机降行动，达成塑造实战战略威慑态势的目的；能够采取隐蔽遮障、设置假目标伪装手段，提高战场生存和伪装防护能力。

作战评估能力。作战效果评估历来是军事行动中的重点和难点，精准及时的作战评估反馈对于有效推动作战进程意义重大，是指挥人员战中精确决策、制定后续作战计划、有效控制作战行动、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资源、及时实施止损的重要支撑。因此，步兵必须具备一体化的作战评估能力。即能够及时对接联合作战指挥系统，形成仪器侦察与人力验证结合、远近互补、空地一体的评估体系；具备对本兵种作战地域全覆盖、全时段、全天候监视的能力；能够对实时统计对敌重要目标毁伤情况、我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物资器材损耗情况，具备对作战目的达成情况、作战计划执行情况、作战进展发展情况、关键行动实施情况的分析能力；具备根据战场情况变化提出后续行动建议的能力等。

管窥外军无人侦察动向

■张东润 吴 蕾

挑灯看剑

无人侦察已在世界主要军事强国侦察监视行动中得到普遍应用。据悉，美军相当数量的情报来自于无人侦察，俄军在近几场作战中对无人侦察格外青睐。目前外军无人侦察发展正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增强全域感知能力，维域越“新”。着眼一体化联合作战需求，主要军事强国目前积极争取以增强无人侦察能力为突破点实现全域感知。在无人侦察力量的推动下，外军侦察行动已从传统的“单维域”“多维域”，向侦察感知的“全维域”转变。同时，情报处理智能化让侦察感知的触角更加敏锐，通过网联智能分析形成综合判断，以目标情报“物理基本信息”“社会关联信息”和“认知深层信息”的全域分析，形成广域镜头下对目标的立体全维域“聚焦”。

提高侦察自主能力，识判越“新”。外军普遍通过提高无人侦察的自主能力，以适应作战任务和作战环境的动态不确定性。针对复杂的战场环境重视发展无人平台自主巡察，通过赋予多个维域无人侦察平台职能任务，优化选择侦察时机、线路、预设情况处置、特情发展情况等。不断提高侦察平台自主分析能力，尽可能缩短“侦控打评”链路的时间，平台对现场侦察信息进行自主分

析，精准识别判断并根据预设规则和标准，即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提升侦察系统效能，协同越“新”。外军主要通过无人侦察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网络聚合能效，以无人平台之间自主组网协同实现“接力式”“栅格式”和“分布式”侦察，以无人“蜂群”“狼群”等集群布势将“碎片信息”“点状信息”“节点情报”通过大数据挖掘技术、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融合分析形成情报成果，将单一侦察感知汇聚形成群体智慧认知，形成群体体系战斗力。如俄军在新一代“阿玛塔”作战平台配备伴随式无人机，与车载系统形成协同互补，提升侦、打、评一体效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情报优势和制胜优势。

争取作战代差优势，效能越“新”。新兴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赋予侦察平台以小型化、微型化、模块化、多能化的侦察潜力，美、俄等国围绕侦察新技术应用，积极创新作战概念、拓展侦察战法，发挥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独特优势，获取军事侦察行动新效能。一方面通过广泛应用技术来扩大侦察效能范围，另一方面通过战法创新进一步提升侦察效能。如美军把新兴技术应用、持续降低使用成本作为其ISR无人装备发展策略之一。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作战情报保障部队以无人侦察为“急先锋”，小到单兵随身携带，大到依靠跑道起降的无人装备，均广泛运用谋求扩大的情报搜集范围。